

施与受的平衡和报恩伦理

周海春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 报恩过程是一个施与和接受的过程。可以从接受和给予关系来整体地把握报恩和市场交易的关系。计算性和排他性的发展带来了报恩伦理的局限性。接受和给予流动性的下降以及过度的不平衡也会带来报恩伦理的一些道德偏差。在充分的接受和给予的流动性和平衡性的基础上,可以实现有尊严的、彼此平等的报恩。这一意义上的报恩伦理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关键词] 施; 受; 报恩

[中图分类号] B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3-0044-06

中国先秦儒家即有“报仇”和“报”的思想。《论语·宪问》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汉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报恩思想具有兼容儒释道的思想特征。《说苑·复恩》:“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源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悼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六朝至隋唐时代流行的一个地方性道教别道教孝道派有《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3卷,其中2卷见于敦煌写本。《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是一部系统阐释佛教报恩观的经典。其卷二《报恩品》4种恩: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并且强调这四恩是一切众生平等荷负的。这一说法和《大方便报恩经》相当。该经中佛告诉阿难要知恩报恩。报恩思想也是文学作品和传说的重要主题。包括《三国志》以及四大名著等都有丰富的报恩思想。

作为传统伦理范畴的报恩伦理在市场经济和交往普遍化的语境下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依然存在于部分个体的日常伦理行为中,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承认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等现代伦理范畴。报恩伦理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何在?如何完善报恩伦理并使其适应充满变化的现代生活?对报恩伦理的评估涉及到对接受和给予在伦理生活中的地位的评估。麦金太尔看到了接受和给予关系对于阐发德性的意义,莫斯阐发了总体呈献体系,皮埃尔·布迪厄阐发了礼物馈赠中发生的象征资本。礼

物馈赠和市场交易中都包含着某种接受和给予关系,这种关系的总体状况直接影响了个体付出和所得的平衡,从而影响正义感和社会正义的水平。规范接受和给予体系既关系到社会制度体系,也关系到人们的道德观和道德感。建立在荣耀、平衡、归属价值上的报恩伦理,依然可以维护个体的尊严、自由、平等,并与正义价值不相违背,在实现了个体价值的基础上,同时有助于维护人与社会的情感连接,兼顾个体和社群。这一意义上的报恩伦理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一 报恩伦理的内涵和特点

如何定位报恩伦理?综合莫斯、皮埃尔·布迪厄和翟学伟的相关论述来看,需要结合报应、礼物馈赠和市场交换来加以分析。其中和市场交换的区别最为根本。报恩和报应、礼物馈赠之间形成的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具有相似性,并且彼此过渡。报恩和报仇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先秦儒家并未完全否定报仇,但是根据仇涉及到的人伦关系的远近,给出了不同的报的等级。就善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来讲,报恩更接近善,在此不从二者的区分来定位报恩。

“恩”和“惠”可以互释,在字面上表示恩惠、恩典、恩情、恩赐。“恩是一种泛称,史书所说的德、惠、赠与、招待、救济等,都可以算是一种恩惠,大至救命之恩,小至一饭之德,在中国历史或稗官野史上

[收稿日期] 2017-02-25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子曰’类文献与孔子政治哲学合论”资助(编号:16y015)

[作者简介] 周海春(1970-),男,内蒙古扎兰屯市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是常见的事。”^{[1]276}文崇一通过研究发现施恩的方式可以是生活救济、挽救生命,养育子女,照顾事业,厚赠,举官升迁等等。

“报”字蕴含了罪的概念。“报”字左边是“幸”字,有服罪的意思。《说文·幸部》即以“当罪人”,“服罪”来解释“报”字。报在中国文字中还有应答、回应、反应的含义。如《集韵·号韵》:“报,答也。”《字汇·土部》:“报,答也,酬也。”报恩的方式可以是生活救济、挽救生命,养育子女,照顾事业,厚赠,举官升迁等等。“为本人报恩,具有两层重大意义:一是把恩惠回投,以减轻自身的负担;一是可以获得社会人士的赞赏,增加声望。”^{[1]277}“报”不单纯是一种物质现象,“报”有客观性的一面,也就是一种心灵活动和行为作为“因”会感应出某种“果”,也有主观性的一面,即主观对结果的预期和渴求,以及结果对自己的有利和不利,以及带来的耻辱、光荣等道德感。报的主观性体现在施恩者身上就是希望别人报答,有报心,体现在受恩者身上是受惠时候内心的感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记忆,从而成为行为的动机和动因,进而引发回报的行为。

报恩伦理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人生来就是在一个接受和给予的网络中的,而且这种关系是从孕育延伸到死亡的。“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给予和接受的关系网络的特定位置,通常我们能够给予什么、给予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之前接受了什么、接受了多少。”^{[2]81}幼年时期,父母和家庭中的其他长者是最重要、最直接的给予者。然后是老师和其它社会成员。“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使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出现并得以维持的那些关系就是一些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所亏欠(in debt)的关系。”^{[2]81-82}这种亏欠的关系构成了“应当”。“‘应该’(ought)是‘亏欠’(owe)的过去式,但是被用做现在式:如果a应该做G,那么a在某种意义上就负有一个义务,他/她/它必须做G。”^[3]“亏欠”自然就有“偿还”的要求。“亏欠”、“尚未”,需要去填平。一个人具有“应该”的美德,就是能够认识那些要求;同时自我提出要求,去完成自我的“尚未”。“亏欠”提出了“报恩”的要求。因为中国儒家文化所强调的“道”往往具体化为先王之道、父道等等,把人放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下来思考,自然对于这种接受和给予的关系给予了较多关注。“报恩”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范畴。

如果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考虑的范围,接受和给予关系发生的领域更为丰富,人从自然产生,自然人可以有对自然环境的恩义感;人类、民族、国

家、社会、家庭等群体和个体之间也存在着接受和给予关系,自然也可以发生报恩伦理。从接受和给予的网络来看,个体从社会网络中不同个体和群体组织中所接受、获得的支持、帮助等不同形式的给予都可以说成是“恩”。对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而言,社会关系具有先在性,先在的社会关系成为个体前定的给予者,从而成为施恩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佛教所说的“四恩”。父母、上级、国家等是个体不可避免的“恩”,这种“恩”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就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所说是一切众生都平等荷负的。在这种恩的关系中,接受和给予是不可通约的。“而且通常我们接受的和给予的东西无法通约:比如在关心和教育中给予我们的与父母在生病或年老时需要我们给予他们的这二者之间就没有可比性。”^{[2]82}在这种关系中,平等的互惠是不可能的,由于时代的差异以及群体和个体的差异,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差异。海宁格认为,对于这一类型的接受和给予关系,也是可以达成接受和给予的平衡的,“从上一代手中接受的东西又给予下一代时,他们达到了施与受的平衡。”^{[4]52}

这个意义上的“恩”的概念更多地是从给予者的角度来说的,从而针对所有的个体提出认识这种恩,并回报这种恩的要求。至于具体的个体是否会把这些普遍的恩当成恩,则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很明显的是,所谓恩德、恩惠,不只是物质上的支援,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感受,使人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回报;如果不回报,就会产生一种耻辱感。”^{[1]277}“恩”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体察,这类普遍性的恩,除了父母恩以外,像众生恩等等不像单个个体的恩那样容易引起个人的感激之情,因而升起报恩意识就成了较高的要求。“恩”的构成条件包括给予的媒介或者物,这个媒介包括钱财也包括心灵和语言行动方面的内容;第二个要件是恩感。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四重恩要求所有人都认知这种恩,并化为恩义的道德感,进而付诸行动,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社会接受和给予的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恩更多地发生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中。这种恩的发生还需要一个要件,即具体性、情境性,也就是能够解决问题,是最急迫需要的帮助,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获得的帮助,给予发生在最需要的个体和时间点上。在个体与个体的接受和给予关系中,恩包含3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客观上的给予构成了恩;其二是客观上的给予被主观认定为恩,包括施恩者把给予认为是超出了自己应当给予的范围构成了多余的付

出,受恩者认定这种所得超出了某种既定的范围,引起了恩的感受。“意外的、难得的、超出预见的或令人感动的好处都可以用恩这个字。于是中国人的恩通常用来表示得到了一种重要的、重大的、关键性的帮助、支援或支持。”^[5]恩的概念包含了对弱者的支持和帮助。社会上层或者强者给予弱者超出弱者预期的给予会制造恩的感觉;强者变成了弱者,弱者或者下层也会获得扮演恩人的角色,如家道败落、英雄落难等都是导致下层人反过来成为恩人的机会。恩的概念和负疚感紧密相连,并且这里亏欠的概念更多地是一个自愿承担的关系。这一意义上的“恩”的建立更多地要靠心灵活动来支持,尤其是报恩的心理的支持。报恩有以恩惠来抵消罪之意。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来说,报恩即把他人的付出形成的亏欠关系,通过自己的回报的恩惠来加以偿还。

报恩和报应之间既有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报恩可以基于报应的恐惧而来,报应也常常成为论证报恩的依据。报应中的“报”蕴含了一种感应的哲学观念,心灵和行为会感应同类的事物,从而带来同类事物的回应,从而成为果报或者报应。报恩的媒介很多,包括感情、语言、礼物和金钱等等。“报”在中国文化中运作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和馈赠、礼仪相联,也可以不和馈赠相联系。“报恩”与“报仇”中的报不同于馈赠或礼物关系。报恩居于报应和礼仪行为之间,又与报应和礼仪有关。礼尚往来可以是报恩的行为,也可以不是报恩的行为。报应也可以是拉长了的报恩关系,付出的行为在报应观念中总是会得到回报的,不过回报的过程可能很长,贵人和恩人往往被理解为是报应的结果,恩人帮助也往往被理解成是客观感应的结果。报恩和报有一定的不同,报恩着眼于给予的一种反馈活动。从报应的角度来看,具体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以怨报德或者无报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虽然“善恶到头终有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会报”、“多行不义必自毙”、“苍天有眼”,但毕竟拉长了报的时间。而报恩观念则强调眼前的行动。

报恩作为人际互动的方式和市场交易虽然都会发生接受和给予关系,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市场交易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互动是即时性的,当然也有期货等拉长互动时间的情况;而报恩具有延时性,当然恩义的发生是很讲究时机因素的。市场交易具有一定的匿名性,尽管交往的主体可以熟知,但重点不在于和谁交易,而在于交易的是什么,交易主体之间并不把重点放在彼此关系上

面,当然也有力求发展人际互动关系来力求稳定市场交易关系的行为;而报恩主体是明确的,具有个体情感的参与,有建立人际连接的愿望,当然报恩也讲究“无我”。“赠与时给出的是自我的某种成分,予人就是予己。”^[6]市场交换中客观性因素更为突出,理性要求也比较高,而报恩更为突出情感活动和情义的因素。市场交易的计算性色彩很浓厚,而报恩恰恰要求某种模糊性。市场交易中金钱和商品因素被突出了出来,而报恩中更多地突出了礼物的色彩。市场交易关注的是实际的资本,而报恩活动形成的是象征资本。当然,作为人际互动的形式,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过渡性关系和过渡状态,总体上完成人际互动。只有从接受和给予的总体性关系中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互动的整体特征。

二 报恩伦理的辩证分析

报恩伦理有积极意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报恩伦理中融入更多市场交易的因素的时候。报恩伦理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报恩行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报恩关系因为有定向性和排他性,从而报恩就会引起见利忘义的情况。对于个体是报恩,但是这个报恩的行为可能是伤害他人的,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报恩的行为容易演化成贿赂、权钱交易和结党营私。报恩最明显的表现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互行为,因为这种定向性导致了“报”有排他性和一定的封闭性。因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回报行为对象是明确的,回报相对稳定。个人和个人之间的报恩行为指向性明确,容易把报恩心理和报恩行为落到实处。如果对象不明确或很容易消失,那么施与者就不知道自己的投资或回报在哪里,回报者也找不到给予者在哪里,容易导致报恩心理失去了指向性。个体之间的报恩行为是报恩伦理的现实基础,不过,这一报恩伦理需要一定的伦理限制才能运行在健康的报恩伦理轨道上。

人们是在接受和给予中表现情感和同情的。但有一些接受和给予关系具有不对称性和模糊性,这给恩感的生发带来了困难。接受和给予有的时候不是严格互惠的。给予者可以是整体,而接受者是个人。那些需要我们给予的人经常不是我们曾经从他们那里有所接受的人。接受和给予的不对称还表现在我们知道从谁那里得到了好处,并有所亏欠,但是却不知道该对谁给予。接受和给予关系具有一定的非计算性和不可预期性。正因为如此,个体需要发

展的德性应该是仁爱和慷慨,个体总是受惠于前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这种恩很难进行理性的计算,个体的回报很难建立在严格的付出和所得的计算基础上,报恩伦理要求的是仁爱和慷慨。

报恩伦理还有一个局限性就是施恩者付出时候有要求回报的动机,渴望得到回报,甚至利用他人需要救济的处境达到对他人的控制。“礼物如果得不到回报,而且是更多的回报,就会毁掉收受礼物的一方;这一方面造就了主人,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奴隶。”^{[6]8}对于施恩者来说,有可能怀有一种计算性的施与行为,也就是渴求回报的施与行为,惠于人历历在心,有求报心。求报心衍生出一种计算理性,会引发出一种控制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施恩成为一种事前的社会投资,而回报成了事后的社会奖惩。受恩者对于恩情采取淡化或者遗忘的态度,而报恩流于形式化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从而使得报恩失去了感恩之心的心灵基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说的是有恩必报,但现实的是很多个体对于获得的恩情采取淡化或者遗忘的态度。

报恩伦理向这个轨道的发展是力图对报恩进行理性计算的结果。虽然报恩要求诉诸感情,但是计算性的发展总是会伤害感情,从而让人生起人情冷暖无常之感。力求把报恩进行理性计算虽然强调情,但是情是靠交换者在一次交换完成后有意地制造出来的价值剩余物,形成另一方的债务感来维系的。计算性的报恩也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感,因为计算性是不可能彻底的,并且往往被拉长算计的时间。施恩与报恩变成了一种理性算计对长远利益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短期内的或者即时的算账的办法来间断性地维持彼此的关系。“不是马上偿还,而是稍后回报,这就是信用。”^{[6]8}回报的时间越长,需要回报的越多,这就像一种“利息。”这里面会形成一定的符号资本。“所谓符号资本,就是威望的资本,它同时兼为积累经济资本的面具、时机和迂回方式。”^{[6]11}报恩中总是交织着具体的媒介物,以及相应的符号。从媒介物的角度来看,报恩过程类似于市场交换行为,但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则有很大的不同。个体与个体之前报恩伦理的计算性的发展会导致交换者被动地纳入到报恩活动中去的情况,从而被互欠性机制所钳制。计算性的报恩伦理常常使得施恩者和报恩者之前出现评估和理解恩的差异,从而出现好心没好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之类。这说明计算性本身扭曲了报恩的实质,使得报恩伦理变成了互相利用的道德外衣。

报恩伦理的内在本质实际上是和计算性的报恩

有冲突的。因为恩本身具有不对称性,可以用“与人消灾”抵消“还人钱财”,在报恩中恩是很难算清楚的,更不要求把回报的行为固定在某一固定的对象上。报恩伦理的实质是:“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接受了,我们应当给予。”^{[2]83}至于给予的对象,除了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父母、国家等以外,则应当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交往的实际情况给予最需要帮助的人,最需要给予帮助的人。

在给予和接受过程中形成的报恩伦理需要克服几个偏差的方向:一个是拒绝接受以避免报恩的束缚。来自社会关系的给予有好的一面,也可能有不好的一面,有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拒绝好的给予者担心报恩伦理会导致给予者对自己的限制和束缚。这里最典型的情况是个体依据自己的偏好看待给予,从而拒绝接纳给予者的某种给予。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辩证观念,即恩和非恩是具有辩证关系的,非恩中潜藏着恩,祸中伏着福。这一观念要求以一种宽广的胸怀接纳社会关系和大自然的给予,并以感恩之心对待好的或者坏的给予。

另外一种偏差的方向是人为地制造自己的困顿或者痛苦来报恩。陷入这种情况中的人被亏欠感左右了人生,并陷入自责的状态,并以此来吸引给予或者吸引给予者的关注,进而引发给予者的罪恶感。

还有一种偏差是总是力求自己处于一种给予者的地位。“拒绝赠与、不做邀请,就像拒绝接受一样,无异于是宣战;因为这便是拒绝联盟与共享(communion)。”^{[6]20-21}坚持这一地位会拒绝接受,或者坚持一定要先给予才接受。“如果一方坚持要维持绝对的清白感,那么另一方的罪恶感将会永无止境,而这样会造成他们之间的爱枯萎。”^{[4]60}对于接受和恩采取遗忘的态度也是维持自我为中心以及自我优势地位,以及自我自由的一种心灵取向,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让自己获得满足。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同其他伦理观念一样,报恩伦理也是和无我、无己、无功、无为等观念联系在一起。施与之恩不被理解成是自己的恩,而接纳者也不把施与者当成唯一的施恩者来作为报恩的对象。“大恩不言报”,舍身、舍财、施恩、分享不求酬谢或回报为义士、义举。这一报恩观念限制了个体与个体之间定向性报恩的程度和范围,从而使得报恩伦理具备了开放性的品格。报恩伦理的健康运行恰好需要让个体和个体之间以及在个体身上发生的给予和接受的程度和周期更为活跃。报答和开放性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冲突的关系,给予、投入、付

出、酬谢构成的交易或者交换行为依然可以在报恩伦理的轨道上进行。报恩伦理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不加计算和不可预期的给予和接受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与情感纽带。报恩的意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不是因为计算着只有我帮助了他人,他才会帮助我,从而实现某种利益互换。利益互换虽然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是有局限的。“这些所谓的自愿的呈献,表面上是自由的和无偿的,但实际上却是强制的和利益关的。”^{[6]6}

报恩伦理实质上是想要让给予和接受都变成一件有尊严而又荣耀的事情。报恩有客观上欠的基础,不过主观上报恩伦理可以在“欠”的观念下运行。施与受的平衡有助于消除“欠”感。接受伴随着“欠”的感觉,欠的感觉威胁着清白感和独立性,进而生发出“应当”和义务;给予伴随着权利和光荣。大量的给予和接受,报恩的行为越丰富,幸福感越高。“这种幸福不会从天而降,那是我们愿意在亲密关系中‘增加爱’所带来的结果—藉由‘需求和接受’来增加爱。而随着如此大数量的交换,我们觉得轻松自在、公平和满足。”^{[4]51}完全给予和完全接受,使得给予和接受充分进行,会带来较高的满足感。

三 报恩伦理的当代培育

报恩伦理属于传统伦理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报恩伦理已经过时了。报恩和人情、礼物馈赠是联系在一起。报恩伦理的现代转换和现代意义的评估涉及到礼物馈赠交往方式和市场交易交换方式的差别问题。报恩伦理和市场交易都涉及到交换,都包含着接受和给予的关系。从整体的总体呈献体系的角度来理解当代社会更为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当代社会本身就是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社会。报恩伦理可以划归到传统伦理体系中去。“古式社会的基础在于给予、接受和回报这三重义务。”^{[6]7}莫斯认为古代社会的基础不是交换,而是交换-礼物或者礼物-交换。报恩伦理可以归入到“礼物范式”中。礼物范式“就是要把社会看作是其成员做出给予或不给予的种种决定的合力,看作是由莫斯揭示出的‘给予—接受—回报’循环和‘收取—拒绝—留存’的补充循环之不断变动的综合结果。”^{[6]12}这种范式并不单纯存在于家庭、邻里、同事和朋友的领域,同样存在于企业和行政机构。“进一步说,初级社会性和次级社会性都只有在政治这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才能运作和展开,而政治也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的全体成员之赠礼与拒礼——在负面的情况下,则是掠食与反掠食——的综合。”^{[6]13}从社会整体来看,给予和交换的关系带有整体性,构成了整体的呈献体系。其中“礼物范式”具有基础性,“理性的交换关系受到某些规范的支配,遵守这些规范对每个参与者都是有好处的,理性的交换关系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内嵌于某些关系之中并由这些关系维持,而这些关系则受到不加计算和不可预期的给予和接受规范的支配。”^{[2]96}礼物关系和市场交易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些交叉性,礼物关系变成手段后则成了市场交易关系的变化形态,而市场交易关系力求维持稳定和长期的交易,必然辅以礼物关系,从而把交易关系转化成人情关系和礼物馈赠关系。就像麦金泰尔所言,市场关系的维持就必须内嵌于那种不加计算的给予和接受这种非市场关系中。情感纽带和市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预设了给予和接受的规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健康的报恩伦理不仅仅适用于礼物关系,同样适用于市场交易关系,对于规范现代社会生活同样是有意义的。

在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给予和接受渠道与机制,包括生产和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关系,包括计划和市场机制,包括礼物馈赠和人情往来。从接受和给予的角度思考社会及其伦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宏观性,有助于把客观实物的接受和给予与其中发生的情感整合在一起,思考社会机制的优化问题。

报恩伦理的当代培育重点应该放在对社会的恩义感上面。个体是出生在既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的。这些既定的社会前提经验的表现是前定的家庭关系以及相应的财产和文化。这个舞台提供了个体成长的条件,并构成了个体成长的前因。这一现实要求个体给予社会以一定的回报,这种回报以恩义感作为动力,以贡献、义务和责任为主要的表现。这种回报的对象是社会、民族和国家,具体的对象具有多样性、随机性和某种不确定性,会依据不同的需要和情境表现出报恩的伦理行为。

在接受和给予得以充分进行的情况下,在报恩中个体依然保持了自由,个体和个体之间依然可以保持平等,并随着给予和接受的流动导致个体付出和所得的平衡。在报恩基础上实现的自由、平等和公正具有良好的情感基础,有利于形成个体的归属感,并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从这一意义上说,需要对报恩伦理进行引导,在尊重、荣耀、归属和平衡的价值下引导报恩伦理的健康发展。孝敬父母,感恩自然,尊

重故旧,尊重时空序列自然要求的伦理秩序等等有助于报恩伦理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2] [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M].刘玮,译.译林出版社,2013.
- [3] [澳]约翰·L·麦凯.伦理学—发明对与错[M].丁三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7.
- [4] [德]伯特·海宁格.家族星座治疗:海宁格的系统心理疗法[M].周鼎文,译.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 [5] 翟学伟.报的运作方位[J].社会学研究,2007(1):83-98,244.
- [6] [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商务印书馆,2016.

Giving and Receiving Balance and Gratitude Ethics

ZHOU Hai-chu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gratitude is an application and acceptance process. We can overall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titude and market transactions through acceptance and giving relationship.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and exclusive nature has brought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ethical ethics. Acceptance and giving of declining mobility and excessive imbalances can also lead to some ethical bias in ethical ethics. On the basis of full acceptance and giving of mobility and balance, dignity can be achieved, equal to each other. This sense of ethical ethics contribut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application; acceptance; gratitude